

故宫的书法风流①

纸上的李白(三)

□祝勇

人文历史



《醉饮图》(局部)明 万邦治

个性酣畅精神世界物象千万

只是李白不会被这样的伤感吞没，他目光沉静，道路远长，像《上阳台帖》里所写“山高水长，物象千万”，一时一事，困不住他。他内心的尺度，是以千里、万年为单位的。他写风，不是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”。小小的“三重茅”，不入他的法眼。他写风，是“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”，是“黄河捧土尚可塞，北风雨雪恨难裁”。

杜甫的精神，只有一个层次，那就是忧国忧民，是意志坚定的儒家信徒。李白的精神是混杂的、不纯的，里面有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纵横家，等等。什么都有，像《上阳台帖》所写，“物象千万”。

我曾在《永和九年的那场醉》里写过，儒家学说有一个最薄弱、最柔软的地方，就是它过于关注处理现实社会问题，发展成为一整套严谨的社会政治学，却缺少提供对于存在问题的深刻解答。然而，道家学说早已填补了儒学的这一缺失，把精神引向自然宇宙，形成一套当时儒家还没有充分发展的人格——心灵哲学，让人“从种种具体的、繁杂的、现实的从而是有限的、局部的‘末’事中超脱出来，以达到和把握那整体的、无限的、抽象的本体”（李泽厚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）。

儒与道，一现实一高远，彼此映衬、补充，让我们的文明生生不息，左右逢源。但儒道互补，出现在一个人身上，就不多见了。李白就是这样的浓缩精品。所以，当官场试图封堵他的生存空间，他一转身，就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空间。

河南人杜甫，思维注定属于中原，终究脱不开农耕伦理。《三吏》《三别》，他关注家、田园、社稷、苍生，也深沉、也伟大；但李白是从欧亚大陆的腹地走过来的，他的视野里永远是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，是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”，明净、高远。他有家——诗、酒、马背，就是他的家。所以他的诗句，充满了意外——他就像一个浪迹天涯的牧民，生命中总有无数的意外，等待着与他相逢。他的个性里，掺杂着游牧民族歌舞的华丽、酣畅、任性，找得见五胡、北魏。

而卓越的艺术，无不产生于这种任性。

李白精神世界里的纷杂，更接近唐朝的本质，把许多元素、许多成色搅拌在一起，绽放成明媚而灿烂的唐三彩。这个朝代，有玄奘万里独行，写成《大唐西域记》；有段成式，“生当残阳如血的晚唐”，行万里路，将所有的仙佛人鬼、怪闻异事汇集成一册奇书——《酉阳杂俎》。

在李白身边，活跃着大画家吴道子、大书法家颜真卿、大雕塑家杨惠之。

而李白，又是大唐世界里最不安分的一个。

也只有唐代，能够成全李白。



李白是浪漫的、顽皮的，时代捉弄他，他却可以对时代使个鬼脸。但李白并不是没心没肺，那个繁花似锦的朝代背后的困顿、饥饿、愤怒、寒冷，在他的诗词里都找得到，比如《蜀道难》和《行路难》，他写怨妇，首首都是写自己。特别是《忆秦娥》，词句那么凄清悲怆，那么深沉幽远。



李白像

一张纸，承担起我们对于李白的所有向往。

豪放不羁『自称臣是酒中仙』

假若身处明代，杜甫会死，而且死得很难看，而李白会疯。张炜说：“李白”和“唐朝”可以互为标签——唐朝的李白，李白的唐朝；而杜甫似乎可以属于任何时代。”

我说，把杜甫放进理学兴盛的宋明，更加合适。他会成为官场的“清流”，或者干脆成为东林党。

杜甫的忧伤是具体的，也是可以解决的——假如遇上一个重视文化的官员，前往草堂送温暖，带上慰问金，杜甫的生活困境就会迎刃而解。

李白的忧伤却是形而上的，是哲学性的，是关乎人的本体存在的，是“人如何才能不被外在环境、条件、制度、观念等所决定、所控制、所支配、所影响，即人的‘自由’问题”，是无法被具体的政策、措施解决的。他努力舍弃人的社会性，来保持人的自然性，“与宇宙同构才能是真正的人”（李泽厚《华夏美学·美学四讲》）。

这个过程，也必有煎熬和痛苦，还有孤独如影随形。在一个比曹操《观沧海》、比王羲之《兰亭序》更加深远宏大的时空体系内，一个人空对日月、醉月迷花，内心怎能不升起一种无着无落的孤独？

李白的忧伤，来自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。

李白的孤独，是大孤独；他的悲伤，也是大悲伤，是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”，是“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”，是“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。那悲，是没有眼泪的。

李白的名声，许多来自他第二次去长安时，皇帝降辇步迎，以七宝床赐食，御手调羹，此后“置于金銮殿，出入翰林中”这段非凡的经历。这记载来自唐代李阳冰的《草堂集序》。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，也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，有同时代见证者在，我想李阳冰也不敢太忽悠吧。

李白的天性是喜欢吹牛的，或者说，那不叫吹牛，而叫狂。吹牛是夸大，而至少在李白看来，不是他自己虚张声势，而是他确实身手了得。比如在那篇写给韩朝宗的“求职信”《与韩荆州书》里，他就声言自己：“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。三十成文章，历抵卿相。虽长不满七尺，而心雄万夫。”假如韩朝宗不信，他欢迎考查，口气依旧是大：“请日试万言，倚马可待。”

李白的朋友，也曾帮助李白吹嘘，人们常说的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就是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中的句子，至于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这事是否真的发生过，已经没有人追问了。

但杜甫的忽悠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历史影响，明代画家万邦治绘有《醉饮图》卷（广东省博物馆藏），完全根据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诗意而作，画出了八位饮者坐在流泉旁、林荫下畅饮之态，是万邦治的传世佳作。

思逸神飞 醉中作诗一蹴而就

其实，当皇帝的旨意到来时，李白有点找不着北，他写：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等于告诫人们，不要狗眼看人低，拿窝头不当干粮。

李白的到来，确是给唐玄宗带来过兴奋的。这两位艺术造诣深厚的唐代美男子，的确容易一拍即合，彼此激赏。唐玄宗看见李白“神气高朗，轩轩若霞举”，一时间看傻了眼。

李白写《出师诏》，醉得不成样子，却一挥而就，思逸神飞，浑然天成，无须修改，唐玄宗都想必在内心里叫好。所以，当兴庆宫里、沉香亭畔，牡丹花盛开，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深夜里赏花，这良辰美景，独少了几曲新歌，唐玄宗幽幽叹道：“赏名花，对妃子，焉用旧乐辞焉！”于是让李龟年拿着金花笺，急召李白进园，即兴填写新辞。那时的李白，照例是宿醉未解，却挥洒笔墨，文不加点，一蹴而就，文学史上于是有了著名的《清平调》：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
春风拂槛露华浓。
若非群玉山头见，
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一枝红艳露凝香，
云雨巫山枉断肠。
借问汉宫谁得似，
可怜飞燕倚新妆。
名花倾国两相欢，
长得君王带笑看。
解释春风无限恨，
沉香亭北倚阑干。

李白说自己“日试万言，倚马可待”，看来不是吹牛。没有在韩朝宗面前证明自己，却在唐玄宗面前证明了。

园林的最深处，贵妃微醉，翩然起舞，玄宗吹笛伴奏，那新歌，又是出自李白的笔。这样的豪华阵容，中国历史上再也排不出来了吧。

这三个人或许都不会想到，后来安史乱起，生灵涂炭，此情此景，终将成为“绝唱”。

曲终人散，李白被赶走了，唐玄宗逃跑了，杨贵妃死了。说到底，唐玄宗无论多么欣赏李白，也只是将他当作文艺人才看待的。假如唐朝有文联、有作协，唐玄宗一定会让李白做主席，但他丝毫没有让李白做宰相的打算。李白那副醉生梦死的架势，在唐玄宗李隆基眼里，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给他一个供奉翰林的虚衔，已经算是照顾他了。

对于这样的照顾，李白却一点儿也不买账，他甚至连出版文集的打算也没有。他的诗，都是任性而为，写了就扔，连保留都不想保留，所以在安徽当涂，李白咽气前，李阳冰从李白的手里接过他交付的手稿时，大发感慨道：“当时著述，十丧其九，今所存者，皆得之他人焉。”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读到的李白诗篇，只是他一生创作的十分之一。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